

北平
贱谱

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平笺谱精选 / 鲁迅, 郑振铎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735-160-3

I. 北… II. ①鲁…②郑…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807 号

北平笺谱 精选

责任编辑 林鹏程

责任出版 李 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 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印 张 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5-160-3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苕上费君是我的老朋友，喜书画，好收藏，尤嗜读书。去年初冬在嘉泰拍卖会上，他抢拍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的前一天，还和我通电话，有志在必得的决心。第二天他如愿后，来电话报喜，并透露了他的真正愿望，让这部中国版画史中惟一一部从头至尾由两位文化伟人策划、编辑、出版的名刻化身千百，以饷对鲁迅先生永怀崇敬的众多读者。一年过去了，我还在盘算着找个机会问他，重印这部书的初衷有没有改变，昨天晚上他却来了电话，告诉我此书已经交给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一切就绪，只等开印了。我自然是万分惊喜。但他不容我向他祝贺，却派下一个硬差，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

这部已经载入现代文化史册的巨刻的成书过程，早已成为书林佳话，《鲁迅全集》中与此书相关的信件达数十封，访笺、选笺、定版式、谈装订，直到发行、赠送，在这些书信中都有详细的记录，读者自能深切地体会到鲁迅先生为此书所付出的血汗和得到的欣悦。那么我还能对此书说些什么呢？可是正在我准备给费君回话，表示自己的德能都不堪重托的时候，突然想起四十年前与西泠印社的一段因缘，一时心血潮涌，竟有些不吐不快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已经发布了停止“大串联”的通知，但已经泛滥于各地的人潮却一时不易退去。于是我和两位学兄就趁着退潮的混乱，登上南下的列车，途中却开了小差，直奔黄山，然后在十二月初到了杭州。孤山上游人如织，胜过张宗子笔下的“西湖七月半”，但全是各地来串连的学生。藏有汉三老碑的石室，楹柱上刻着吴昌硕的对联，两位西泠印社的职工正用水泥把楹联抹平。我请他们让我看完再抹，并问他们：不抹上不行么？其中一个先生停下手，悄悄对我说：抹上水泥，以后还能铲下，对石刻并无影响。要是现在被人砸掉，那损失就没办法挽救了。当时我听了是心中一热，生出莫名的感激之情。然后我走到玻璃柜台前，买了一把刻刀和一块最便宜的小印石，算是纪念，因为这些东西在北方早已列为“四旧”，从柜台上消失了。这时那位店员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本印谱，自己翻弄着。印谱很薄，我一看，是西泠印社印的《吴昌硕篆刻选》，便问他卖不卖。他自然说不卖。但没用我说几句好话，他大约看出了我的真诚，就卖给了我，然后从柜台下面飞快地又抽出一册《西泠四家印谱》，让我赶快装到书包里。他轻声地对我说：“能保存下一本是一本，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事情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二十岁的青年已经变成老朽，但如今想起这事，还让我对那几位西泠印社的先生油然而起敬。

现在的青年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那年八月开始的“红色恐怖”还没有结束，“四旧”可以和反革命传单甚至私藏的武器、电台归为一类。孤山上看似平和的游人之群，随时会由

一个火星变成暴民之众。附近的岳坟刚刚被砸，莹墓已被夷平，鄂王碑横躺在地上，整个墓园一片狼籍。几个外地红卫兵悲愤地用毛笔在报纸上写下五个大字：“这就是岳坟！”让陆续而来的学生们茫然，愤然，默然。但这个红卫兵写这几个大字时，是冒着被打被斗的危险的。相比之下，那几个没有红袖章作保护的西泠印社店员，被揪斗的危险就更大的多，后果也更为严重。对他们所作的这些小事，难道不应该表示敬意么？他们和鲁迅先生相比，当然是小人物，但那种在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中不忘保存民族文化的精神是相通的。

此时我又想起在黄山所见的一幕，两天来我们三人是黄山的仅有访客，及至回至山脚的时候，却见到了五个红卫兵，三女二男，嘻嘻哈哈地上山，正和我们走碰头。我正在暗惊总算遇到了同好，却突然发现，他们中有两人手里却拿着斧子。他们是不是一面游山逛水，一面还不忘革命，捎带着审查和毁灭文化呢？迎客松前的摩崖上本有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的一副绝妙的对语，猿公旧地重游，题道：“如何？”虎痴初到黄山，答道：“果然！”后来我再到黄山，好像这一妙对已经不全了，我总怀疑是那几位斧头革命家下的狠手。但在那八表同昏的年代，对这几个无知的中学生又何必做什么严厉的指责呢？前几年我去看望奚啸伯先生的哲嗣奚延宏先生，聊天中我问起，老先生解放后演的戏我差不多都看过，就是没有看过《走雪山》。延宏先生说：你是不可能看过的，建国之后只演了一次，是康生点给他自己看的，而且专门点奚啸伯。《走雪山》听奚先生而不听名气更大的马先生，由此看来，康生对旧戏是相当内行的。但他们一面欣赏着，一面把这些艺术家打成右派，划入另册，把他们的艺术生命残忍地扼杀掉。当年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邵洵美主编的杂志《十日谈》中就有人放出冷箭，讥刺鲁迅和郑振铎“大开倒车”。鲁迅反讽道：“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最末，是‘大出丧’而已。”（鲁迅一九三四年一月致郑振铎信）康生之流如果和“这些东西”相比，岂不更不是东西了么！

鲁迅编印《北平笺谱》，一方面是为了保存民族的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新生的艺术提供营养。今天西泠印社的同志们与费君重印此书，意愿当亦同此。联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我就更加感念西泠印社和千千万万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的普通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历经多少劫难，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其所以能重新萌芽以至葱笼茂盛，绿遍天涯，不仅需要“春风”，更需要土壤，那土壤就是甘为文化献身的广大普通民众。

《北平笺谱》共收笺谱三百三十二幅。西泠印社出版社除了以宣纸按原貌大小重印、制作成高档精美的线装书外，还选编其中的近七十幅印成《北平笺谱精选》，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

栾保群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北平箋譜，為魯迅先生與鄭振鐸先生合資，由鄭先生在北平盡量收集坊間箋樣，再全部寄滬，由魯迅先生選定付印。每一箋式，套色印刷多次始成。其中箋樣的複雜，用色的調勻，是較平市日用購得的精到，在中國歷來箋譜中，未見有如此書之充足具備者。茲者故都淪陷，藝術界即欲從事整理，在短期間恐難做到。瀏覽此書，彌足珍貴。本書初版時，即為愛好者預約淨盡，後雖欲多設法，寧付高價而不易得。頃已絕版，而識者無一追及，即以求獲得見為憾。李秋君先生，藝術名家，書畫聖手，適當四十大慶，俗物不敢奉贈，謹以家藏好書敬呈。左右亦名馬遇伯樂寶劍，贈力士之意，想秋君姊當加哂納也。

許廣平



廿七十一，十五日

謹賀

秋君姊四旬大慶

許廣



敬贈

魯迅
西諦編

北平
殘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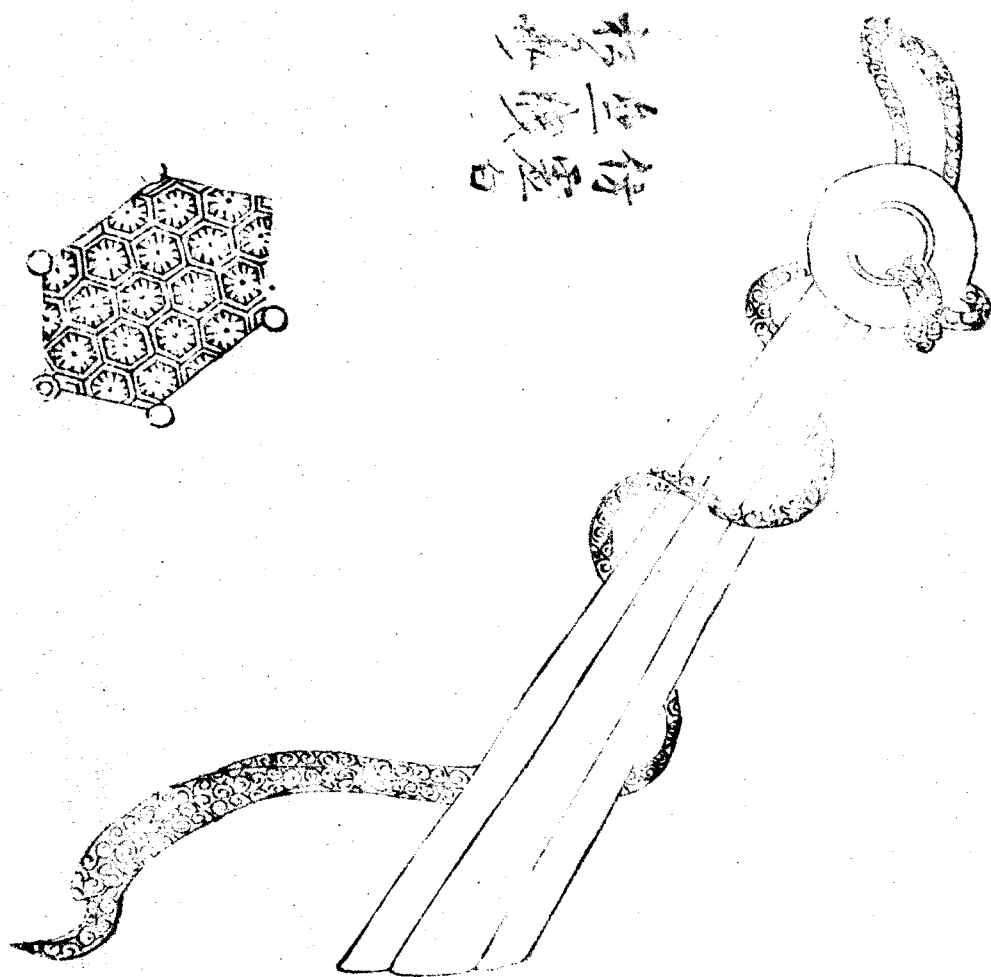
尹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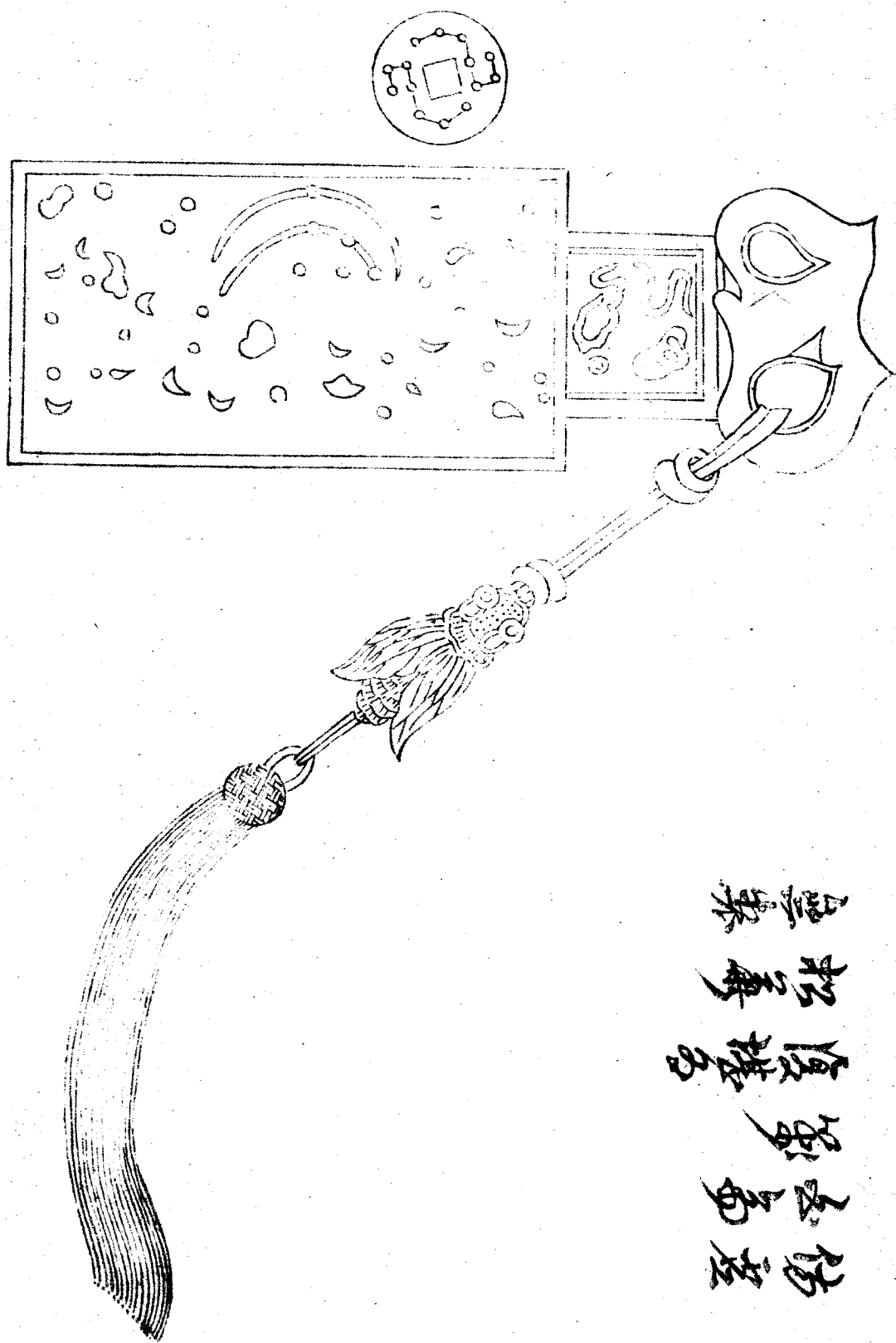








白雲山
仙
子



採藥歸來夜半敲門下
 門撥久子細言鍊仙佛
 兩家一様



四耳

庚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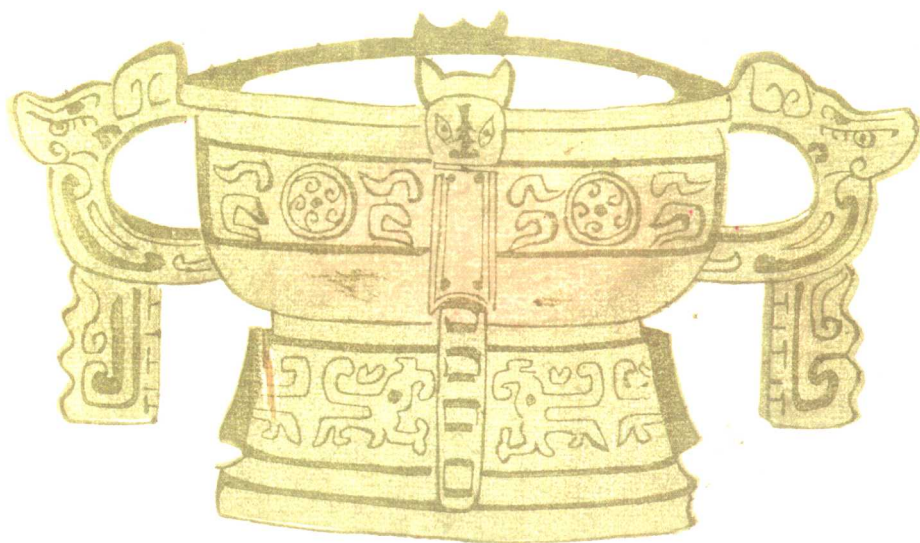
七月

可

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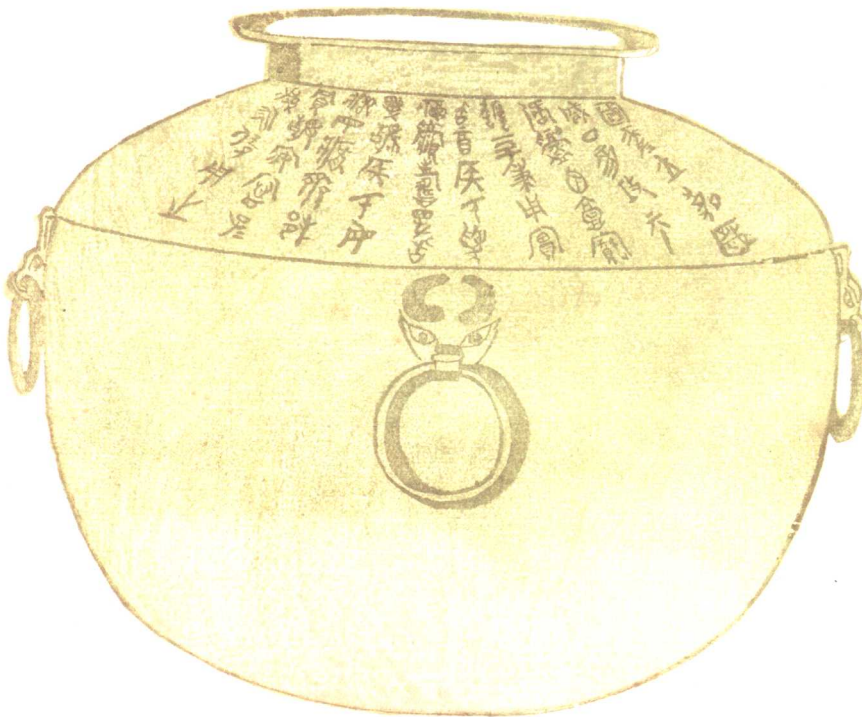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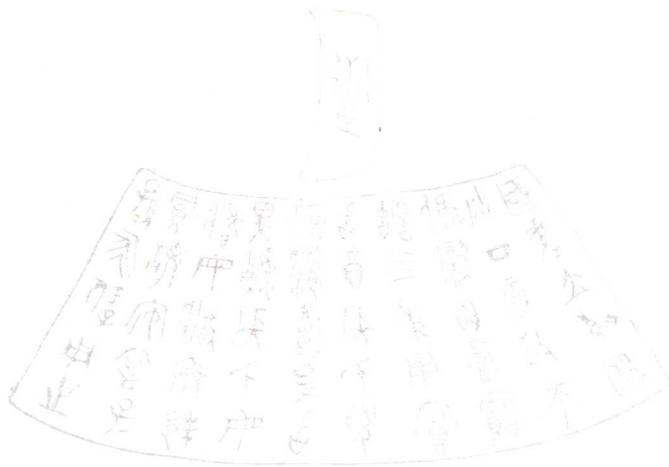
元

臨



國差鑑

晚周文字此為最精
 庚午中元可重



樓影疎籬月交秋早
報風亭未立秋
靜女制箋志魚題



